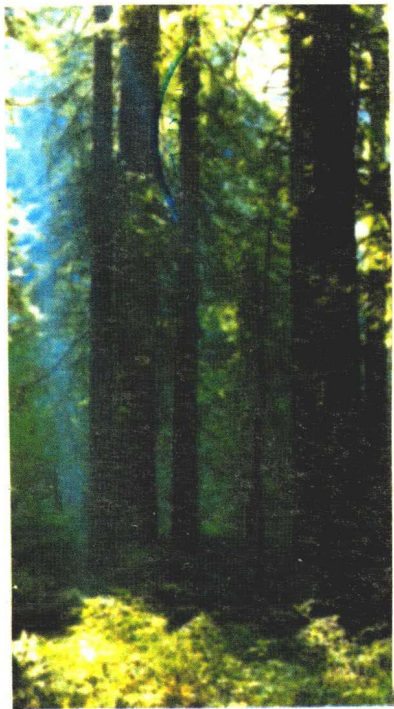


主编 / 季羨林



# 荷塘月色

朱自清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 荷塘月色

朱自清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羨林, 谷向阳主编.  
长春: 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3.3

ISBN 7-80606-247-5

I. 20… II. ①季…②谷…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28483 号

20 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荷塘月色 朱自清 著

责任编辑: 王保华

封面设计: 龙震海

开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颖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 策 划：王保华

## 作者小传

【朱自清】（1898～1948）原名自华，号秋实，后改名自清，字佩弦。原籍浙江绍兴，生于江苏东海，因祖父、父亲定居扬州，故自称扬州人。幼年入私塾，1912年进中学，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亦较早接受“五四”新思潮熏陶，为进步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早期成员，1919年始写作新诗，是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诗刊《诗》编者之一。其诗作分别收入文学研究会八位诗人的合集《雪朝》第一集，及其诗文集《踪迹》（亚东图书局1924）。

大学毕业后，朱自清曾到江浙几所中学任教，从1925年起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创作上转向以散文为主。散文集《背影》（开明书店1928）出版后，即成为“五四”以来最有影响的散文作家之一。这一时期的散文不乏揭露黑暗现实之作，或抨击军阀的暴行与帝国主义的罪恶，或表现对被压迫者、被损害者的真诚同情，显示了他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思想、爱国主义热情和正直诚实的性格。但在艺术上影响更大的则是一些叙事写景、抒情言志的篇什，或记叙家庭生活、亲友情谊；或侧重纪游写景、借景抒情；

其文字风格不一，而均注重写法上的“漂亮和缜密”，曾被誉为“美文”的模范，在当时起到了“对于旧文学的示威”的作用（鲁迅《小品文的危机》，1931年至1932年间留学英国并漫游欧洲，后辑成两部游记《欧游杂记》（开明书店1934）、《伦敦杂记》（开明书店1943）。其描述异国风光习俗、介绍欧洲文化艺术，考察细致独到，文笔舒展裕如。散文集《你我》（商务印书馆1936）亦保持了与前作风格的一致并更趋于成熟。抗战爆发后，随清华大学南下昆明，任西南联合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在艰苦的环境中从事教学与文学研究，多有著述。抗战胜利后积极参与爱国民主运动，曾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出席成都“李公朴、闻一多惨案追悼大会”。1946年10月回北平，仍执教于清华大学。其间出版的杂文集《标准与尺度》（文光书店1948）、《论雅俗共赏》（观察社1948），显示出思想的演变与视野的开阔。在反饥饿、反内战的斗争中，始终保持着爱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和可贵情操，因贫病，于1948年8月21日逝世。

作者小传  
朱自清一贯主张创作要本着“求诚之心”，“如实描写客观事象”（《文艺的真实性》），同时需细加感受、融入个性，“虽只一言一动之微，却已包蕴了全个的性格；最要紧的、包蕴着与众不同的趣味。”（《“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他的散文，最以绵密醇厚的情致感人，并注重缜密自然的构思，擅长诗情画意的写景，文字由优美典雅愈益转向质朴清峻，且富于口语韵味。叶圣陶曾指出，讲授中国文学或编写现代文学史，“谈到文体的完

美，文字的会写口语，朱先生应该是首先被提及的”（《朱佩弦先生》）。

朱自清一生著述近 30 种，凡 200 余万言，大部分收入开明书店出版的《朱自清文集》（1953），另有《朱自清选集》（1951）、《朱自清诗文选集》（1955）、《朱自清占典文学专集》（1981 年起陆续出版）等。

# 目 录

作者小传 .....	(1)
匆匆 .....	(1)
温州的踪迹 .....	(3)
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 .....	(11)
背影 .....	(21)
给亡妇 .....	(24)
阿河 .....	(29)
荷塘月色 .....	(39)
儿女 .....	(42)
《燕知草》序 .....	(50)
梅花后记 .....	(54)
“海阔天空”与“古今中外” .....	(58)
扬州的夏日 .....	(88)
蒙自杂记 .....	(92)
白马湖 .....	(96)
佛罗伦司 .....	(99)
莱茵河 .....	(105)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松堂游记	(108)
南京	(111)
哀互生	(117)
春	(119)
航船中的文明	(121)
我所见的叶圣陶（名绍钧）	(124)
中国学术界的大损失——悼闻一多先生	(129)

目

录

## 匆 匆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我不知道他们给了我多少日子；但我的手确乎是渐渐空虚了。在默默里算着，八千多日子已经从我手中溜去；像针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也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

去的尽管去了，来的尽管来着；去来的中间，又怎样地匆匆呢？早上我起来的时候，小屋里射进两三方斜斜的太阳。太阳他有脚啊，轻轻悄悄地挪移了；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转。于是——洗手的时候，日子从水盆里过去；吃饭的时候，日子从饭碗里过去；默默时，便从凝然的双眼前过去。我觉察他去的匆匆了，伸出手遮挽时，他又从遮挽着的手边过去，天黑时，我躺在床上，他便伶伶俐俐地从我身上跨过，从我脚边飞去了。等我睁开眼和太阳再见，这算又溜走了一日。我掩着面叹息。但是新

来的日子的影儿又开始在叹息里闪过了。

在逃去如飞的日子里，在千门万户的世界里的我能做些什么呢？只有徘徊罢了，只有匆匆罢了；在八千多日的匆匆里，除徘徊外，又剩些什么呢？过去的日子如轻烟，被微风吹散了，如薄雾，被初阳蒸融了；我留着些什么痕迹呢？我何曾留着像游丝样的痕迹呢？我赤裸裸来到这世界，转眼间也将赤裸裸的回去罢？但不能平的，为什么偏要白白走这一遭啊？

你聪明的，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

1922年3月28日

（原载1922年4月11日《时事新报》  
附刊《文学旬刊》第34期）

## 温州的踪迹

### (一)“月朦胧，鸟朦胧，帘卷海棠红”<sup>①</sup>

这是一张尺多宽的小小的横幅，马孟容君画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绿色的帘子，稀疏而长；当纸的直处三分之一，横处三分之二。帘子中央，着一黄色的，茶壶嘴似的钩儿——就是所谓软金钩么？“钩弯”垂着双穗，石青色；丝缕微乱，若小曳于轻风中。纸右一圆月，淡淡的青光遍满纸上；月的纯净，柔软与平和，如一张睡美人的脸。从帘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缠的海棠花。花叶扶疏，上下错落着，共有五丛；或散或密，都玲珑有致。叶嫩绿色，仿佛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浅深之别。花正盛开，红艳欲流；黄色的雄蕊历历的，闪闪的。衬托在丛绿之间，格外觉着娇娆了。枝欹斜而腾挪，如少女的一只臂膊。枝上歇着一对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帘里。一只歇得高些，

温州的踪迹

<sup>①</sup> 画题，系旧句。

小小的眼儿半睁半闭的，似乎在入梦之前，还有所留恋似的。那低些的——只别过脸来对着这一只，已缩着颈儿睡了。帘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迹。

试想在圆月朦胧之夜，海棠是这样的妩媚而嫣润；枝头的好鸟为什么却双栖而各梦呢？在这夜深人静的当儿，那高踞着的一只八哥儿，又为何尽撑着眼皮儿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么来着？舍不得那淡淡的月儿么？舍不得那稀疏的帘儿么？不，不，不，您得到帘下去找，您得向帘中去找——您该找着那卷帘人了？他的情韵风怀，原是这样这样的哟！朦胧的岂独月呢；岂独鸟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万唤；你能够出来么？

这页画布局那样经济，设色那样柔活，故精彩足以动人。虽是区区尺幅，而情韵之厚，已足沦肌浃髓而有余。我看了这画。瞿然而惊：留恋之怀，不能自己。故将所感受的印象细细写出，以志这一段因缘。但我于中西的画都是门外汉，所说的话不免为内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1924年2月1日，温州作

## (二) 绿

我第二次到仙岩<sup>①</sup>的时候，我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梅雨潭是一个瀑布潭。仙岩有三个瀑布，梅雨瀑最

<sup>①</sup> 山名，瓯安的胜迹。

低。走到山边，便听见花花花花的声音；抬起头，镶在两条湿湿的黑边儿里的，一带白而发亮的水便呈现于眼前了。我们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对着那条瀑布；坐在亭边，不必仰头，便可见它的全体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这个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儿的；仿佛一只苍鹰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个环儿拥着；人如在井底了。这是一个秋季的薄阴的天气。微微的云在我们顶上流着；岩面与草丛都从润湿中透出几分油油的绿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响了。那瀑布从上面冲下，仿佛已被扯成大小的几绺；不复是一幅整齐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许多棱角；瀑流经过时，作急剧的撞击，便飞花碎玉般乱溅着了。那溅着的水花，晶莹而多芒；远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纷纷落着。据说，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觉得像杨花，格外确切些。轻风起来时，点点随风飘散，那更是杨花了。——这时偶然有几点送入我们温暖的怀里，便倏的钻了进去，再也寻它不着。

梅雨潭闪闪的绿色招引着我们；我们开始追捉她那离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乱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过了一个石穹门，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边了。瀑布在襟袖之间；但我的心中已没有瀑布了。我的心随潭水的绿而摇荡。那醉人的绿呀！仿佛一张极大极大的荷叶铺着，满是奇异的绿呀。我想张开两臂抱住她；但这是怎样一个妄想呀。——站在水边，望到那面，居然觉着有些远呢！这平铺着，厚积着的绿，着实可爱。她松松的皱缬着，像少妇

拖着的裙幅；她轻轻的摆弄着，像跳动的初恋的处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涂了“明油”一般，有鸡蛋清那样软，那样嫩，令人想着所曾触过的最嫩的皮肤；她又不杂些儿尘滓，宛然一块温润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见过北京什刹海拂地的绿杨，脱不了鹅黄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见过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绿壁”，丛叠着无穷的碧草与绿叶的，那又似乎太浓了。其余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爱的，我将什么来比拟你呢？我怎么比拟得出呢？大约潭是很深的，故能蕴蓄着这样奇异的绿；仿佛蔚蓝的天融了一块在里面似的，这才这般的鲜润呀。——那醉人的绿呀！我若能裁你以为带，我将赠给那轻盈的舞女；她必能临风飘举了。我若能挹你以为眼，我将赠给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睐了。我舍不得你；我怎舍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抚摩着你，如同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姑娘。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个名字，我从此叫你“女儿绿”，好么？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时候，我不禁惊诧于梅雨潭的绿了。

1924年2月8日，温州作

### (三) 白水濂

几个朋友伴我游白水濂。

这也是个瀑布；但是太薄了，又太细了。有时闪着些

须的白光；等你定睛看去，却又没有——只剩一片飞烟而已。从前有所谓“雾縠”，大概就是这样了。所以如此，全由于岩石中间突然空了一段；水到那里，无可凭依，凌虚飞下，便扯得又薄又细了。当那空处，最是奇迹。白光嬗为飞烟，已是影子，有时却连影子也不见。有时微风过来，用纤手挽着那影子，它便袅袅的成了一个软弧；但她的手才松，它又像橡皮带儿似的，立刻伏伏贴贴的缩回来了。我所以猜疑，或者另有双不可知的巧手，要将这些影子织成一个幻网。——微风想夺了她的，她怎么肯呢？

幻网里也许织着诱惑；我的依恋便是个老大的证据。

1924年3月16日，宁波作

#### (四) 生命的价格——七毛钱

生命本来不应该有价格的；而竟有了价格！人贩子，老鸨，以至近来的绑票土匪，都就他们的所有物，标上参差的价格，出卖于人；我想将来许还有公开的人市场呢！在种种“人货”里，价格最高的，自然是土匪们的票了，少则成千，多则成万；大约是有历史以来，“人货”的最高行情了。其次是老鸨们所有的妓女，由数百元到数千元，是常常听到的。最贱的要算是人贩子的货色！他们所有的，只是些男女小孩，只是些“生货”，所以便卖不起价钱了。

人贩子只是“仲买人”，他们还得取给于“厂家”，便是出卖孩子们的人家。“厂家”的价格才真是道地呢！



《青光》里曾有一段记载，说三块钱买了一个丫头；那是移让过来的，但价格之低，也就够令人惊诧了！“厂家”的价格，却还有更低的！三百钱，五百钱买一个孩子，在灾荒时不算难事！但我不曾见过。我亲眼看见的一条最贱的生命，是七毛钱买来的！这是一个五岁的女孩子。一个五岁的“女孩子”卖七毛钱，也许不能算是最贱；但请您细看：将一条生命的自由和七枚小银元各放在天平的一个盘里，您将发现，正如九头牛与一根牛毛一样，两个盘儿的重量相差实在太远了！

我见这个女孩，是在房东家里。那时我正和孩子们吃饭；妻走来叫我看一件奇事，七毛钱买来的孩子！孩子端端正正的坐在条凳上；面孔黄黑色，但还丰润；衣帽也还整洁可看。我看了几眼，觉得和我们的孩子也没有什么差异；我看不出她的低贱的生命的符记——如我们看低贱的货色时所容易发见的符记。我回到自己的饭桌上，看看阿九和阿菜，始终觉得和那个女孩没有什么不同！但是，我毕竟发见真理了！我们的孩子所以高贵，正因为我们不曾出卖他们，而那个女孩所以低贱，正因为她是被出卖的；这就是她只值七毛钱的缘故了！呀，聪明的真理！

妻告诉我这孩子没有父母，她哥嫂将她卖给房东家姑爷开的银匠店里的伙计，便是带着她吃饭的那个人。他似乎没有老婆，手头很窘的，而且喜欢喝酒，是一个糊涂的人！我想这孩子父母若还在世，或者还舍不得卖她，至少也要迟几年卖她；因为她究竟是可怜可怜的小羔羊。到了哥嫂的手里，情形便不同了！家里总不宽裕，